春秋戰國異辭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吳

史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髪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

(seals)

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
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
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
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
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
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
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
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

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
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
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轉作柯轉頗高作頗夢句卑作畢軫是
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
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
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
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
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

伯至壽夢十九世

壽夢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吳越春秋

壽夢二年 當魯成七年 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適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楚莊王怒使子反將敗吳師二國從斯結仇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壽夢與魯成公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十六年楚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以上俱吳越春秋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同母昆弟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小而賢三兄皆愛

之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于札臣請耕于野王曰昔周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且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左襄十二年）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新序作過說苑作謁史記合說苑吳越春秋）

諸樊 世本諸樊徙吳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曰昔前王未薨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于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札賢欲廢長立少重發于口雖然我心已許之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于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立季歷二伯來入

荆蠻遂成為國前人誦之不絕于口子之所習也札復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義吳人固
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乃為約曰請無
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季子季子賢吳則可
以興皆曰諾乃兄弟相繼諸樊驕恣輕慢鬼神飲食必
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合史記吳越春秋）

秋吳伐楚楚敗我師

四年晉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史吳世家　按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

餘祭

餘祭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史在餘祭之十

年慶封數為吳伺察故晉楚伐之吳王餘祭怒即舉兵
伐楚取二邑而去
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乃伐吳至乾谿吳擊之楚
師敗走以上吳越春秋
吳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以
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史吳世家
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歟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

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
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其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
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居
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史吳世家
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
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
復来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史吳世家
韓非子　荆王楚靈王時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
之師吳餘祭十一年事左傳昭公五年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使
問之曰女来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
將以女釁鼓其何吉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

下臣来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
殆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
蓋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
且使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
且於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說苑　秦與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與
言曰子来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
笑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

為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復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者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如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而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而絕人之好啟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為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按此即前事之舛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眜立 史吳世家

餘眜

四年王餘眜卒 當魯昭十五年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于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眜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眜之子僚為王 公羊傳以僚為壽夢庶長子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次當傳之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則光真適嗣當立故陰納謀臣賢士欲

以襲王僚（史吳世家）

餘昧立四年卒（餘昧說苑作夷昧）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吳越春秋）

說苑（至公篇新序略同）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史以僚為夷昧子）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過之子王子光不悅曰以吾父之意則

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嫡也當代為君僚何
為者
王僚
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以報前誅慶封也吳師敗而
亡舟光懼因捹復得王舟而還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
與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公子光客之以上吳越春秋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

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吳世家

新序卷七季札聘晉帶寶劔以過徐君徐君觀劔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已心許之矣致使於晉反則徐君死于楚於是脫劔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劔不言而其色欲

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吾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地志 山東東阿張秋城南相傳季札吊徐君處以括地志考之在泗洲徐城者為是然墓旁挂劍草亦奇跡也草形似劍可療心疾

地志常州府 季札墓在江陰申浦孔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越絶書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

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于

禮也其合矣乎檀弓下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謂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韓詩卷十

高士傳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

曰何子自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

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呂覽首時伍胥未至吳而疾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子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

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史伍子胥傳

越絕書　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于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于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

無罪而平王殺之并及其子尚胥避逃出走唯大王
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
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
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死不赦子胥居吳
三年大得吳衆吳王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
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于是止

越絕書紀策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賢之以為上客
曰聖人前知乎千歳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得無衰

極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
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子胥曰難乎言
哉邦其不昌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
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
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有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
死佞諛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
牛其異女黄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
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

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吴越為隣同俗并土西
州大江東絶大海两邦同城相亞門户憂在于斯必
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隣願王定之毋洩臣言
吴越春秋　子胥之吴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
于市市人觀之罔有識者翌日吴市吏善相者見之
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
乃白吴王僚具陳其狀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
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伍胥勇而且智

彼必復父之仇來入于吳陰欲養之市吏與子胥俱
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
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
之每入語語有勇壯之氣稍道其仇有切切之色王
僚知之欲為興師報仇公子光謀殺王僚恐子胥害
其謀因讒伍胥之諫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其
私耳王勿用之子胥知光欲害王僚乃曰彼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

師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政非以義救急不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爲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于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

吳越春秋　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鬭將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夫子何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

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
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
背知其勇士陰結之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
進之光既得專諸禮待之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
根也專諸曰前王餘眛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
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有子四人長則光之父也季
曰札最賢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亡
在諸侯未還宜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

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非用有力不能安
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
近臣從容言于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
之所歸何須私備劒士以損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
而恃力知進之利不知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
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何意也
光曰否也此社稷之言也惟委命於子矣專諸曰願
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必

先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是甘

光曰好嗜魚之炙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

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

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于

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以觧殺建之過 吳越春秋

稍異 與左氏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史吳世家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史吳世家

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史吳世家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子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于室（吳越春秋）

十三年春（昭二十七年）吳因楚喪伐之使其二弟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專諸

訖其母子于光也　而兩弟將兵攻楚楚絶其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頓首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飲王僚使兵陳于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立侍皆持鈹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于炙魚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諸擘魚手匕首刺王僚僚立死左右殺專諸鈹交于匈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上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于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史吳世家及專諸傳與左昭二十七年文小別

吳越春秋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傭以兵圍楚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

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
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
吉凶專諸之事于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于是
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
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直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
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無
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于窟室
中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

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自宮門至于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吳地記僚好炙魚非專諸炙不食公子光潛以百金令專諸進魚置匕首于炙魚中刺僚死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

衆士擾動公子光出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光以位讓季札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也說苑至公篇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故曰延陵季子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聞之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内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六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吳

闔閭

闔閭左傳閭作廬史世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

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于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義之臣何足處于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

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
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
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
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國者乎子胥
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
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
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
以絶越也立閶門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以象

地户也閶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破楚門吳地記閶闔門高樓閣道後由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欲東幷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于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復使子胥習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名劒二枚吳越春秋　漢書雜家伍子胥八篇兵技巧伍子胥十篇

吳地記　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四十二里

三十步小城周八里二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六衢是也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不開東門者絕越之故也

地志　泰伯城在無錫縣梅里自太伯至王僚並都于此闔閭自梅里始徙都于姑蘇即今郡城曰閶門者夫差以天門通閶闔故名曰胥門者子胥死請抉其目懸此門以觀越兵之入曰盤門者吳嘗刻木為蟠桃

以厭勝越或云水陸盤曲故名曰齊門者吳聘齊女女思齊而病乃起望齊門令女游其上

吳越春秋　干將者吳人也列士傳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劍聞于王使

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毋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中然後成物至今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于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

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聘于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嘆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

賞何以異於衆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于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負子乃賞百金遂服之不離身

越絶書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劔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搜神記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劔三年乃成王怒

欲殺之劔有雌雄其妻當產夫語妻曰汝若生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劔在其背於是將雌劔往見楚王王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劔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劔在其背子出户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低石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劔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購之千金兒亡去入山行

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悲耶曰干將莫邪子也客曰聞王購子千金子將頭與劍来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煑之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王自往臨視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列士傳又云為晋君作劍若此等荒謬極矣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為大夫（史吳世家）

繹史　吳白喜即伯嚭也此書前曰白喜後曰伯嚭則似是兩人

楚之伯喜（史作伯嚭）來奔吳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犂之孫平王誅州犂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吳王曰州犂何罪子胥曰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郄宛（按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昭二十九年楚殺其大夫郤宛）

自是二人此以伯州犁郤宛為一人矣徐廣曰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俱非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于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王甚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宛信其言及王往大驚曰宛何為者無忌曰殆有篡弒之憂王急去之王大怒遂殺宛諸侯聞之莫不嘆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吳王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

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
來將何以教寡人喜曰前人無罪横被暴誅臣聞大王
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太王賜其死
吴王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吴大夫被離承宴問子
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
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
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不愛
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

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吳越春秋

越絕書紀策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當作宗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于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名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功還以嚭為太宰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于是止說苑至公

吳王欲伐荊曰敢有諫者死舍子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乃懷丸操彈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王曰子來何露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螗螂在其後也螗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黄雀之在傍也黄雀延頸欲啄螗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

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兵說苑

闔閭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父事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于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

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于栢舉新序卷九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位慶忌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

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
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
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
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
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將拔劍以
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
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
幸活也而汝也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

曰臣請必死吴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便成也臣以為不仁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呂覽忠廉○博物志云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專諸刺王僚鷹擊殿上

淮南子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黿鼉勢不便也

吴越春秋　闔閭二年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謀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討其子恐非天意吴王曰昔武王討紂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吴統又何懼焉臣有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與謀吴王曰吾之憂者其敵有萬

人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也而
有萬人之力王曰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
臣昔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
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
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
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于津
水神果取其馬馬没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有友人之喪

訢恃其與水神戰之勇也於友人喪席輕傲士大夫言辭不遜要離與之對坐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于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敵而戀其生猶傲色于我哉於是椒丘訢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于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

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
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
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
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
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
之過子有三不肖之耻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
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
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

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乃威我豈不鄙哉於是
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者離乃加
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故以聞吳王
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
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
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
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
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
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
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
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聞安妻子之樂不盡事
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
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
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
妻子焚棄于市要離行怨言以無罪聞于天下遂如

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

焚之于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

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吳慶忌信其謀後

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渡江中流要離力微坐上風

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

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嘻哉天下之勇士

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天

下勇士豈可一日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

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于世何而目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于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地志　吳遣要離刺慶忌離乃殺妻子奔衛慶忌信之遂與渡江投慶忌於水即自殺冢在姑蘇閶門内

泰伯廟南

闔廬立三年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史記吳世家

孫子武齊人漢書孫子兵法八十一篇圖九卷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

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

味顧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欲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武死後百餘歲有孫臏 史孫吳傳

吳越春秋 三年吳王欲伐楚未即行乃登臺向南

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志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孫子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僻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可以小試乎孫子曰可可小試於後宫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兠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

廻旋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望見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二姬吾所愛勿斬之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也孫子復撝鼓之左右進退廻旋規矩不敢瞬目

二隊寂然無敢顧者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亦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會軍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孫武曰民

勞未可恃也

四年伐楚取六與灊（史吳世家）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貢而滅其交親乎吳王不然其言遂破檇李（吳越春秋）

吳攻楚子胥使人宣言於楚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楚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韓子內儲下）

吳越春秋　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劒因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于豫章取楚之居巢史伍子胥傳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豫章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

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于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以歸爲質吳越春秋

九年左定四年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

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巳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于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巳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六月敗吳兵于稷 史伍子胥傳與左定四年傳少別

越絶書　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兵笞平王之

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干鑿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答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捕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答墓不究也吳越春秋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楚天下彊敵也臣與之爭鋒十亡存一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奈何伍胥孫

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于諸侯而唐蔡怨之深王必得唐蔡而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謀之唐侯使其子乾為質于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三戰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子無故與王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誰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栢舉闔

闔之弟夫槩晨起請于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楚師大亂敗走奔鄭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澨左作濡澨五戰徑至于郢昭王迫于吳將亡與妹季芈出河濉之間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奔隨吳師遂入郢　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

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兵擊鄭鄭定公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者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公為何誰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女令于國有能還

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嘆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于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

闔廬興師伐楚至于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楚楚兵大敗走于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奔

郢而吳兵遂入郢 史吳世家

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楚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庫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追齊晉令行中國 呂覽簡選

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 呂覽用民

越絕書 闔閭問子胥曰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

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車之輕足驃騎也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韓子說林下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于栢舉大勝之至于郢郊五敗荆

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于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吳說苑指武

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攜幼扶老而隨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淮南子泰族

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于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于堂谿為堂谿氏史吳世家

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于堂谿為堂谿氏楚

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史伍子胥傳詳左定五年○

十月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

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吳越春秋

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

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

即會之大敗夫槩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

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

夫槩師敗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欲殺夫

槩夫槩奔楚楚封之於棠溪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於淮澨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申包胥之秦求救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左作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巳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若臣亡無日矣為賦無衣

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無厭王不憂隣國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焉若楚遂亡于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之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于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史記 始伍員與申包楚為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

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
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
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
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
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
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

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吳越春秋　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
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
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
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
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
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素沈湎不恤

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
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野使来告急如
此七日桓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
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
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讐秦伯為之垂涕即
出師而送之

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
戰暴骨草野焉不收而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

衆存没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而起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者孫武曰吾以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以來未有人臣報仇如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昭王反國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子胥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于此乞食于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死將

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地志溧陽縣有投金瀨即繫漂女飯子胥處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于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輙飯之恐事泄自投于瀨水今聞伍君来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吳越春秋　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帥將至冶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

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造之也諸將既從楚還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

博物志　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于中流化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骨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膾形

越絕書　楚昭王使使者報子胥于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大夫

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吳地記　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景公以女妻之終纍早亡每思家因號齊門後葬常熟海隅山隅一作虞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

龍冲天而去今號為母塚墳　又云海虞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壇周廻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

吳越春秋　闔閭復謀伐齊齊景使女為質于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于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冢）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

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吳越春秋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吳王痛之葬于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今蘇州有鶴市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列女傳

地志　闔門外鶴市吳王有女自殺王痛之厚其葬舞白鶴于市萬人聚觀遂使俱入墓閉之　齊門外吳王有畜雞城

吳越春秋　又闔閭有女哀疑是夫差女怨王先食蒸魚乃自殺王痛之厚葬于閶門外越記云闔閭葬女于其郵西名為三女墳女化為白鶴舞于吳市千萬人隨觀之後陷成湖今號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湖西二百步有流杯亭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

吳地記　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啟王曰初入洞口狹隘傴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内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囘上于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辨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烏前去不得丈人姓毛

名萇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靈寳要略　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此洞庭禹書也

丘聞童謡云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强取出喪國廬

莊子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越絶書 闔廬宫在高平里

述異記 闔閭構水精宫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

吴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

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說苑正諫〕

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夫差日夜告于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者此計在君耳

伍子胥曰我入則決有頃闔閭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于絶後興于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王欲立太子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秦字衍）闔閭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于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遂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國自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

䱜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斯爲闔閭之霸吳越春秋

十一年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来乃去郢徙于鄀史伍子胥傳事見左定六年少異

吳越春秋　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蔿若左傳蔿若作鄀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使死士挑

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史吳世家

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于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事詳左定十四年少別　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史伍子胥傳

越絕書吳地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

吳地記云金精化為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中悞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於今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改為滸墅劍無復獲乃陷成池今號劍池　地志秦始皇將發闔閭塚有白虎踞其上故名　皇覽冢墓記云闔閭墓鑄銅為槨

述異記　闔廬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

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隻

韓詩外傳　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亡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六